

拍出真实的无力感

□ 撰稿 | 韩浩月

在奥斯卡一个提名也没得到的《黑水》，被认为是2020年颁奖季最大的“遗珠”。这部根据一名律师代理起诉杜邦公司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却被无数影迷惦记着，打出了高分。

《黑水》不具有“得奖”的气质，可能是因为它没有采用更具煽情效果的手段。在大多数篇幅里，它的故事缓慢、沉静，甚至有段时间令人产生一种不耐烦的窒息感——比如等待科学小组给出一种名为PFOA的化学物质最终鉴定结论的长达数年的时间里，当然，也可以视为创作者故意如此，所以当主诉律师罗伯特·比洛特终于等到鉴定结果证实PFOA对人体有害的电话与妻子相拥流泪的时候，观众才会如释重负——这是全片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煽情场面。这样的煽情手段，比《小丑》《寄生虫》自然差了几个等级。

现实与电影谁更精彩，有时候说不好，但虚构与煽情是电影的天然权利，放弃使用这种权利，只有一种解释，就是面对沉重、严肃题材，电影人没法说服自己用“升华”的手法来传递真相与价值观。《黑水》因此显得非常朴素——我们看到饰演过神气的绿巨人浩克的演员马克·鲁弗洛，在《黑水》里并不像一名大律师那样气场十足，相反，他在公司里有些软弱、唯唯诺诺，在家庭中，也不像根“顶梁柱”，但正是这样一个人，在遇到原则问题——公民身体健康权被侵害的时候，才展现出绵长、坚韧的战斗精神。

罗伯特·比洛特这个角色很有意思，他有点儿像中国电视剧里常出现的从农村走向一线城市的青年人，在事业上崭露头角，正需要他韬光养晦的时候，他完全有理由拒绝来自老家的那名求助老人，但就在他将两位老人搪塞出门之前，他听到其中一位老人说出了他奶奶的



名字——这是他态度转折的一个关键点，从躲避到挺身而出，罗伯特身上的正义与侠气，有了一个正当的来源，他担心奶奶（奶奶也象征着故乡）对他失望，于是他接下了案子，并像一头耐心的猛兽一样，花费七八年的时间，向杜邦公司发起了持续的挑战。

最后的结果是理想的，罗伯特·比洛特为3535名诉讼者争取来了7亿多美元的赔偿，美国环保署也禁止在民用商品中使用有害化学物质，但即便是这样的结局，《黑水》也只是平淡地给整个故事结了尾，没有欢呼，没有感恩，没有宣泄——这场斗争没有胜利可言，化工企业将有害物质排放了出来，让数千人致癌，数千万人的血液里流淌着有毒元素，即便赔再多钱也挽回不了损失。

况且，对于企业巨头来说，天价赔款永远不过是整体销售额的一个零头，这些为政府提供大笔税收并解决就业难题的企业，不会因为作恶而消失，严格来说，罗伯特·比洛特只是在小范围内为故乡人夺回了部分权益，按照电影片尾字幕所说，全球99%的人身体里都含有有毒化学元素，这个难题怎么解？

《黑水》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得到观众的好评，正因为他拍出了很真实的无力感。商业力量可以影响并左右政客、科学家，可以控制舆论对大众进行洗脑，一双无形的大手假借造福人类生活的名义攫取高额利润，这股力量的唯一敌人是正义与良心，而正义与良心，也时时走在刀刃之上，有的人很可能走着走着，就倒向了邪恶一方。

相比于科幻电影里的超级英雄，哪怕拥有“良心”这种“武器”，一个普通人想要通过正义来捍卫群体也太难了。☑

